8

V
B620.78
C46.1

陳太史昭代經濟言卷之七

南海秋濤陳子壯輯　浙汜仲因陳閌新參訂　思皇周應選　天虞金階升

王守仁 字伯安號陽明餘姚人弘治十二年進士討宸濠有功封新建伯謚文成公

申明賞罰疏 全

竊議招撫可偶行於無辜脅從之民而不可常行於長惡怙終之寇可施於回心向化之徒而不可屢施

於佯服隨叛之黨南贛之盜其始也被害之民恃官府之威猶或與之相角及有司者以爲既招撫之則皆置之不問盜賊遂靡然相從而不畏死百姓益無所恃而日益受害平良多寃苦無伸而盜賊乃無求不遂是故近賊者爲之戰守遠賊者爲之鄉道處城郭者爲之交援在官府者爲之間諜其始也出於避禍其終也從其爲惡故曰盜賊之日滋由於招撫之太濫者此也夫盜賊之害神人共怒獨有司者必欲

前後左右皆賊矣

招撫豈得已哉使強兵悍卒足以殲渠魁而蕩巢穴功成名立豈非其所欲然而南贛之兵素不練養類皆脆弱兵方勾攝將至賊已稠載歸巢矣或猶遇其未退則望塵先奔不戰已敗以是禦寇猶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安得不以招撫爲是乎故凡南贛之用兵不過移文調遣以苟免坐視之罰也間有任事者勦捕之策行則必徵調日繁督責日至糾舉論劾者四面而起往往至于落職敗名者有之若招撫之策行

只是一个賞罰不明以致盜復生盜兵亦從盜而不兵法吏亦兵盜而不[illegible]朝廷可與哉

可以安居無地方多事不得遷轉之滯夫如是亦孰不以招撫爲得計耶是故寧使百姓之荼毒而不敢出一卒以抗方張之虜蓋招撫之議其始也出於不得已其卒也遂守以爲常策故曰招撫之太濫由于兵力之不足者此也古之善用兵者驅市人而使戰收敗亡之卒以抗強虜今南贛之兵尚足以其數千豈盡無可用乎然進而効死無爵賞之勸退而奔逃無誅戮之及則進不必死而退有幸生也何苦而求必死乎吳起云兵之情凡畏我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我今南贛之兵皆畏敵而不畏我故曰兵力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行者此也今　朝廷賞罰之典未嘗不具但未申明而舉行耳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況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乎如是雖使韓白爲將亦不能有所成況臣等腐儒乎議者南贛諸處之賊連絡數萬蟠據四省非奏調狼兵大舉夾攻恐不足以掃蕩

巢穴然臣以爲狼兵之調非獨所費不貲兼其所過殘掠不下於盜大兵之興曠日持久聲勢張聞比及舉事諸賊渠魁悉以逃遁所可得者不過老弱脅從而已故班師未幾山林之間復以呼嘯成羣此皆往事之已驗者臣亦近揀南贛之兵精者得二千有餘部操演畧有可觀誠得以大軍誅討之賞罰而行之於平時假臣等以便宜行事不限以時而惟成功是責則比於大軍之舉臣切以爲省半費而收倍功臣請以近事證之臣於舊年正月十五日抵贛查兵部所咨申明律例今後地方但有草賊生發事情緊急該管官司即便依律調撥勦捕應合會捕者亦就發調策應但係軍情緊急火速差人申奏敢有遲延隱匿巡撫等即便參問依律罷職充軍等項發落雖不係聚衆草賊但係有強賊肆行刼掠不拘人數多少一面設法緝捕一面即時差人申報合於上司并具申本部知會處置如有仍前朦朧隱蔽不即申報以

致聚衆滋蔓貽害地方從重參究時以前官久缺未及施行臣即刻印數千百紙通行所屬布告遠近未及一月以賊情來報者接踵亦遂屢有斬獲夫兵得隨時調用而無觀望掣肘則自然無可推托逃避思効其力由此言之律例俱存前此惟不申明而舉之耳今使賞罰之典悉從而申明之其獲効亦未必不如是之速也伏望 皇上念盜賊之奮熾哀民生之凋蹙憫地方荼毒之愈甚寃僨之莫伸特 勅兵部俯采副使楊璋之議亦如往者律例再加申明特假臣等令其令牌得便宜行事如是而兵有不精賊有不滅臣等亦無以逃其死矣若任不專權不重賞罰不行以至於僨軍敗事然後選重臣假以總制之權而往拯之縱善其後已無救於所失矣

陳言邊務 全

邇者竊見 皇上以彗星之變警戒修省又以虜寇猖獗命將出師宵旰憂勤不遑寧處此誠 聖主遇

文成不總督邊關似猶未盡其

勢念一除
無所不克

災能警臨事而懼之盛心也當茲多故主憂臣辱孰敢愛其死況有一二之見而忍不以上聞邪臣愚以爲今之大患在於爲大臣者外託慎重老成之名而內爲固祿希寵之計爲左右者內挾交蟠蔽壅之資而外肆招權納賄之惡習以成俗互相爲奸憂世者謂之迂狂進言者目以浮躁沮抑正大剛直之氣而養成怯懦因循之風故其衰耗頹塌將至於不可支持而不自覺今幸上天仁愛適有邊陲之患是憂慮警省易轍改轍之機也此在　陛下必宜自有所以痛革弊源懲艾而振作之者矣新進小臣何敢僭聞其事以干出位之誅至於軍情之利害事機之得失苟有所見是固芻蕘之所可進卒伍之所得言者也臣亦何爲而不可之有雖其所陳未必盡合時論然私心竊以爲必宜如此則又不可以苟避乖刺而遂已乎言也謹陳便宜八事以備採擇一曰蓄材以備急二曰舍短以用長三曰簡師以省費四曰屯田以

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捐小以全大八曰嚴守以乘弊何謂蓄材以備急臣惟將者三軍之所恃以動得其人則克以勝非其人則敗以亡其可以不豫蓄哉今者邊方小寇曾未足以辱偏裨而朝廷會議推舉罔已倉皇失措不得已而思其次一二人之外曾無可以繼之者矣如是而求其克敵致勝其將何恃而能乎夫以南宋之偏安猶且宗澤岳飛韓世忠劉錡之徒以爲之將李綱之徒以

以爲之相尚不能止金人之衝突今以一統之大求其任事如數子者曾未有一人萬一虜寇長驅而入不知陛下之臣孰可使以禦之若之何其猶不寒心而早圖之也臣愚以爲今之武舉僅可以得騎射搏擊之士不足以收韜畧統馭之才今公侯之家雖有教讀之設不過虛應故事而實無所裨益誠使公侯之子皆聚之一所擇文武兼濟之才如今之提學之職者一人以教育之習之以書史騎射授之以韜

此論最是今日不識邊方爲何物安望克敵

畧謀猷又于武學生之內歲升其超異者于此相與磨礲砥礪目稽月考別其才否比年而校試三年而遴舉至于兵部自尚書以下其兩侍郎使之每歲更迭巡邊于科道部屬之內擇其通變特達者二三人以從因使之得以周知道里之遠近邊關之要害虜情之虛實事勢之緩急無不深諳熟察于平日則一旦有急所以遙度而往蒞之者不慮無其人矣孟軻有云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臣願自今畜之也何謂舍短以用長臣惟人之才能自非聖賢有所長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蔽而人之常情亦必有所懲于前而後有所警于後吳起殺妻忍人也而稱名將陳平受金貪夫也而稱謀臣管仲被囚而建霸孟明三北而成功顧上之所以駕馭而鼓動之者何如耳故曰用人之仁去其貪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夫求才于倉卒艱難之際而必欲拘于規矩繩墨之中吾知其必不克矣臣嘗聞諸道路之言曩者邊

關將士以驍勇強悍稱者多以過失罪名擯棄于閑散之地夫有過失罪名其在平居無事誠不可使據于人上至于今日之多事則彼之驍勇強悍亦誠有足用也且被擯棄之久必且悔艾前非以思奮勵今誠委以數千人之衆使得立功自贖彼又素熟於邊事加之以積憤之餘其與不習地利志圖保守者功宜相遠矣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是所謂使過也何謂簡師以省費臣聞之兵法曰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夫古之善用兵者取用於國因糧于敵猶且日費千金今以中國而禦夷虜非漕輓則無粟非征輸則無財是故不可以言因糧于敵矣然則今日之師其可以輕出乎臣以公差在外甫歸旬日遙聞出師竊以爲不必然者何則北地多寒今炎暑漸熾虜性不耐我得其時一也虜恃弓矢今大雨時行觔膠解弛二也虜逐水草以爲居射生畜以爲食今已蜂屯兩月邊草殆盡野無所獵三也以臣料之官軍

甫至虜迹遁矣夫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師旅既行言已無及惟有簡師一事猶可以省虛費而得實用夫兵貴精不貴多今速　詔諸將密于萬人之內取精健足用者三分之一而餘皆歸之京師萬人之聲既揚矣今密歸京師邊關固不知矣是萬人之威猶在也而其實又可以省無窮之費豈不爲兩便哉況今官軍之出戰則退後功則爭先亦非邊將之所喜彼之請兵徒以事之不濟則責有所分焉耳今誠于邊塞之卒以其所以養京軍者而養之以其所以賞京軍者而賞之旬日之間數萬之衆可立募于帳下奚必自京而出哉何謂屯田以給食臣惟兵以食爲主無食是無兵也邊關轉輸水陸千里蹄頓捐棄十而致一故兵法曰國之貧于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此之謂也今之將官既不堪戰陣又使無事坐食以益邊困是與敵爲謀也三邊之戍方以戰守不暇耕農誠使京軍分屯

其地給種授器待其秋成使之各食其力寇至則授甲歸屯遙爲聲勢以相犄角寇去仍復其業因以其暇繕完虜所拆毀邊墻亭堡以遏衝突如此雖未能盡給塞下之食亦可以少息輸餽矣此誠持久俟時之道王師出於萬全之長策也何謂行法以振威臣聞李光弼之代子儀也張用濟斬於轅門狄青之至廣南也陳曙戮于戲下是以皆能振疲散之卒而推方強之虜今邊城之失機者往往以計倖脫朝喪師於東陲暮調守於西鄙罰無所加兵因縱弛如此則是　陛下不惟不寘之罪而復爲曲全之地彼亦何憚而致其死力哉夫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也今總兵官之頭目動以一二百計使其誠以武勇而收錄之也則亦何不可之有然而此輩非勢家之子弟即豪門之賓緣者以權力而強爲之也彼且需求刻剝騷擾道路仗勢以奪功無勞而冒賞懈戰士之心興邊戎之怨爲總兵者且復資其權力以相後先其委之

也敢以不受乎其受之也其冐以不庇乎苟戾乎法
又敢斬之以徇乎是將軍之威固已因此輩而索然
矣其又何以臨師服衆哉臣願　陛下手勑提督等
官發令之日即以先所喪師者斬於轅門以正軍法
而所謂頭目之屬悉皆禁令發回毋使瀆擾侵冐以
撓將權則士卒奮勵軍威振肅克敵制勝皆原于此
不然雖有百萬之衆徒以虛國勞民而亦無所用之
也何謂敷恩以激怒臣聞殺敵者怒也今師方失利

士氣消沮三邊之戍其死亡者非其父兄子弟則其
宗族親戚也今誠撫其瘡痍問其疾苦恤其孤寡振
其空乏其死者皆無怨尤則生者自宜感動然後簡
其強壯宣以　國恩喻以虜讐明以天倫激以大義
懸賞以鼓其勇暴惡以深其怒痛心疾首日夜淬礪
務與之俱殺父兄之讐以報　朝廷之德則我之兵
勢日張士氣日奮而區區醜虜有不足破者矣何謂
捐小以全大臣聞之兵法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又

曰佯北勿從餌兵勿食皆捐小全大之謂也今虜勢方張我若按兵不動彼必出銳以挑戰挑戰不已則必設詐以致師或捐棄牛馬以僞逃或揜匿精悍以示弱或詐潰而埋伏或潛軍而請和是皆誘我以利也信而從之則墮其計矣然今邊關守帥人各有心虜情虛實事難卒辨當其挑誘之時畜而不應未免必有剽掠之虞一以爲當救一以爲可邀從之則必陷于危亡之地不從則又懼干坐視之誅此王師之所以奔逐疲勞損失威重而醜虜之所以得志也今若恣其操縱計以便宜其縱之也不以爲坐視而捐之也不以爲失機養威蓄憤惟欲責以大成而小小過失皆置不問則我師長逸而兵威無損此誠勝敗存亡之機也何謂嚴守以乘弊臣聞古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蓋中國工于自守而胡虜長于野戰今邊卒新破虜勢方劇若復與之交戰是授其所長而以勝予敵也爲今之計惟宜嬰城固守

遠斥堠以防奸勤間諜以謀虜熟訓練以用長嚴號令以肅惰而又頻加犒享使皆畜力養銳譬之積水俟其盈滿充溢而後乘怒急決之則其勢并力驟至于崩山漂石而未已昔李牧備邊日以牛酒享士士皆樂爲一戰而牧屢抑止之至其不可禁遏而始奮威并出若不得已而後從之是以一戰而破強胡今我食既足我威既盛我怒既深我師既逸我守既堅我氣既銳則是周悉萬全而所謂不可勝者既在于我矣由是我足則虜日以匱我盛則虜日以衰我怒則虜日以曲我逸則虜日以勞我堅則虜日以虛我銳則虜日以鈍索情較計必將疲罷奔逃然後用奇設伏悉師振旅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迎邀夾攻首尾橫擊是乃以足當匱以盛敵衰以怒加曲以逸擊勞以堅破虛以銳攻鈍所謂勝于萬全立于不敗之地而不失敗敵之道也右臣所陳非有奇特出人之見固皆兵家之常談今之爲將者之所共見也但

今邊關將帥雖或知之而不能行類皆視爲常談漫不加省勢有所軼則委于無可柰何事憚煩難則爲因循苟且是以玩習弛廢一至於此　陛下不忽其微乞　勑兵部將臣所奏熟議可否轉行提督等官卽爲斟酌施行毋使視爲虛文務欲責以實效庶于軍機必有少補臣不勝爲　國惓惓之至

邊方缺官薦賢才贊理　刪

臣惟任賢圖治得人實難其在邊夷絕域反覆多事之地則其難尤甚何者反覆邊夷之地非得忠實勇果通達坦易之才固未易以定其亂有其才矣使不諳其土俗而悉其情性或過剛使氣率意徑行則亦未易以得其心得其心矣使不耐其水土而多生疾病亦不能以久居于其地以收積累之効而成可底之績故用人于邊方必兼是三者而後可卽如右江一兵備此臣之所最切心者臣竊爲吏部私計其人終夜不寢而思之竟未見有快心如意者葢兼是三

者而求之也如前所舉四人者固皆可用之才今乃皆爲時例所拘棄置不用而更勞心遠索則亦過矣臣近于南寧思田諸處因無可用之才調取其躬身科第以遷謫而至者三四人其志向才識果自不羣足可任用但到未旬日而輙以患病告歸皆相繼狼狽扶携而去矣不得已就其見在者而使之則皆庸劣陋下素不可齒于士類者然無可柰何則畧其全體之惡而用其一肢之能既其終事所就不能以尺寸而破壞則尋丈矣用是觀之亦何怪乎斯土之民愈困乏愈積而禍日以深也哉是固相沿積習之弊不及今一洗而改革之邊患未見其能有瘳夫今之以朝覲考察而去者固多貪暴不才之人矣其間乃有雖無過人之才而亦無顯著之惡尚在可用不可用之間者皆未暇論至其平生磊落自負卓然思有所建立而其學識才能果足以有爲者乃爲一時愛憎毀譽之所亂亦遂悉然就抑而去斯固天下之所

此猶是計無復之即不經考察而高才窮困者仕途豈少哉

共爲不平公論彌彰者孰得而終掩之　陛下何不
使在位大臣一時各舉十餘人之可用者　陛下合
而考之若一人舉之而九人不舉未可也三人舉之
而七人不舉已在所察矣五人舉之而五人不舉其
察又宜詳矣或七人八人舉之而一二人不舉則其
人之可用亦斷在不疑者矣若此者亦在朝覲二次
三次之後或七年或十年而後一舉夫身退十年之
後則是非已明公論已定雖有黨比自不能容今邊
方絕域無可用之人至取其庸劣陋下者而使之以
滋益地方之苦弊其豪傑可用之才乃爲時例所拘
棄置而不用夫所謂時例者固　朝廷爲之也可拘
而拘不可拘而不拘無不可者　陛下何忍一方之
禍患日深月積乃惜而例而用一人以救之乎夫考
察而去者果皆貪惡庸陋之徒則固營營苟苟無時
而不僥倖以求進若磊落自負有過人之見者則雖
屈抑而退自放於山水田野之間亦足以自樂今若

用之於邊夷困獘之地殆亦未必其所欲但爲朝
廷愛惜人才則當此宵旰側席遑遑求賢之日而
使有用之才廢棄終身乃不得已至取其庸劣陋下
者而用之以益民困豈不大可惜乎臣因地方缺人
心切其事不覺其言之煩瀆伏望陛下恕其愚妄
下臣議於吏部採擇而去取之臣不勝瀆冒恐懼之
至

林俊

慶幸討戮叛賊全

臣在得漢軍中聞賊臣劉瑾謀逆事覺陛下特正
典刑以大洩天地祖宗臣民之憤爲我明萬萬
年至計臣驚喜慶幸祖宗在天之靈陛下嗣大
歷服之光其有是盛舉矣初賊瑾駕朋黨之說戕賊
大臣挫殺言官凌礫同類摧割羅織天下之人臣謂
此奸臣弄權之故智然由古無是甚也比聞遣榮

王之國修行宮致　陛下外寢臣撫心出涕謂此賊必反無疑故事太子未舉舉未立立未長親王一位不之國宋仁宗高宗未有子聽司馬光婁寅亮諸臣之言求宗室之賢養之宮中所以杜亂源爲國家深計夫庶民忠奴猶慮主人之孤立況　陛下爲華夷民物之主賊瑾容置之孤立邪　榮王巳之國賊瑾當循司馬光婁寅亮故事輔　陛下如仁宗如高宗擇宗室一二位十餘歲之賢養之別宮在國家謂之

閒人所不敢開之口忠臣每不顧後如此

杜亂在時俗謂之益子俟　皇太子誕生生而立立而長遣之歸國未晚也　孝宗時　陛下爲皇太子巳長尚未遣　榮王之國今　皇太子未生賊瑾豈容逕遣　榮王之國邪其陰謀逆計謂必置人主孤立孤立則易圖噫聞亦寒心況賊瑾舉此等事邪自古君門九重所以嚴人君之衛非觀美也庶民之家高垣重戶夫婦夜同寢處以防寇偷我　太祖夜起竊聽四外無人聲方就安寢著之　祖訓非過慮也

夫物貴者誨盜況天位至貴者邪人間腹心惟夫婦最爲可恃帝王之家寧庶民之家比邪　陛下所恃腹心僅　三宮豈容離深宮就外寢寄命他人措身於孤危之地者哉其陰謀逆計謂必置人主淺便淺便則易圖噫聞亦寒心況賊瑾舉此等事邪臣驚憂勃鬱終夜不得睡起草一疏爲急除大逆以禦大亂事既與御史陳茂烈私議無一人可託賓進無一人可託寫本相對飲泣及赴四川稍續所聞令教諭范

府謄淨臣自分必死家分必滅無疑惟念川民久罹賊禍方厪　宸憂擬俟平賊隨上此奏又不知其私造御寶御袍宮牌牙牌火藥軍器反形逆跡若是其狂悖也天幸假手張永先發其奸　陛下神武英斷立決此獄爲國家大幸然徐思之爲危亦至矣固不得不自寒心預防而早辦也昔叔沙衛殿國楊思勗平亂春秋綱目書之謂功出閹寺國爲無人今賊瑾謀逆國勢如千鈞垂一髮舉朝文武無一人言之獨

幸內臣一永也幸一永傷文武之無人也傷文武之無人亦以見　陛下信文武之臣之不如永也信文武之臣之如永容不早有發其奸致板蕩土崩若是之危迫邪此春秋綱目之深意也臣僻遠不知永請討瑾之後曾請　陛下撤行回內宮倚十餘歲之賢養之別宮曾請　陛下撤行回內宮倚三宮爲腹心夜同寢處使禍患消弭福履蕃盛如其未然是永尚未知杜亂之源也抑永固未學宜未喻也文武之臣無一人言之得無過邪臣聞近文武大臣有缺與二三內臣會推誠有是豈不以前是之腹心專託瑾故致亂今是而兼託諸人以杜亂邪不知前是之腹心專託瑾而致亂顧瑾今是之兼託容保無瑾者乎今是之兼託保無瑾既是之兼託容保無瑾者乎臣不敢遠引竊就　本朝論之王振之後保無有振也而有吉祥之後保無有吉祥也而有劉瑾夫得隴望蜀窺竊富貴有何紀限人心者可盡

信乎周官六卿分職而百官統於冢宰九伐掌於司馬今吏兵二部是也使內臣應預周制之矣我太祖稽古建官又制之矣其未然宜皆有說弊之端其未可自我始也夫陰陽日月寒暑各有分職而同成歲功侵則災而不成歲人君體天其未可改也臣又聞吏部取楊一清當矣其宅或失舉正賊瑾之黨當矣宥二黨魁猶爲失刑夫爲戶部莫如韓文許進爲內閣莫如劉健林瀚謝遷王鏊春秋舉讐舉親方揆

亂反正之始而不引忠亮端謹不可屏之人徒取圓熟治未可望也黨魁弗正亂何時弭乎　累朝大臣不忍加辠　累朝厚恩獨忍忘邪身任舊臣其心新主狡狠回遹贊逆賊以亂人國睨　神器孰不可忍邪春秋誅奸諛於既往生未宜失賊也誰爲　陛下畫數策者非誠無識則有所私方是時猶言官不言文武大臣不言輔臣不言噫可畏矣觀治者未可以息憂矣伏望　陛下法古而憂畏慮遠而慎微時

時以專任賊瑾之誤爲戒循用　孝宗舊人修復
孝宗舊治正二黨魁與吞舟而漏網者則　聖德日
光　聖政日清天位日固人心日安　祖宗造明之
盛業永以昌茂臣雖死猶生之年謹錄前奏稿隨本
上進非欲衒事後之贅詞亦欲天下後世知忠憤之
激雖久閒老病疎遠之臣猶不能已制治保邦之主
所以信文武之臣者不得不專杜塞禍亂者不得不
早賊臣逆子尚知憚而易意矣

此疏正千百年之誤明典禮之重爲一代之鉅典成聖世之鴻規學士家不可不知而國家議禮考祀者當宗此爲式

張孚敬初名聰字秉用永嘉人弘治辛巳進士官至華蓋殿大學士贈太師謚文忠

孔子祀典疏 全

臣切惟先師孔子有功德於天下萬世天下祀之萬
世祀之其祀典尚有未安者不可不正臣謹乘今昔
儒臣所議上請　聖明垂覽仍行禮部集議一洗前
代相習之陋永爲百世可遵之典臣無任願望之至
一謚號臣謹按漢平帝元年初追謚孔子曰褒成宣
尼公唐元宗追謚爲文宣王宋真宗加至聖文宣王

元武宗加大成至聖文宣王宋姚燧曰孔子卒哀公誄之子貢以爲非禮至平帝時始封謚褒成宣尼公蓋王莽假善以收譽遂其姦謀也　國初大學士吳沈孔子封王辯曰夫子之生也不獲有尺寸之土今而以有天下之號歸之在天之靈其肯歆之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古者治教之職不分君即師也師即君也二帝三王盡君師之責者也若夫子則不得君而爲師者也師也者君之所不得而臣者也彼以王爵之貴爲隆於稱師者習俗之見也又前布政夏寅作政監曰唐玄宗開元既尊老子爲玄元皇帝尊太公爲武成王則追謚孔子蓋有不得而闕然者也夫自漢元始初追謚孔子以來歷魏晉隋唐各有加封然釋奠於學校止稱先聖豈可專以開元二十七年李林甫不學無術之謬制爲萬世成式乎且宣之一字於謚法爲輕當時不過以配太公武成之號豈足以贊孔子大聖人乎且歷世帝王所以尊孔

子者尊其道也道之所在師之所在也故以天子而尊匹夫不嫌於屈使孔子無其道雖王天下豈足以當萬代帝王之祀由是而言稱帝稱王皆未爲當豈若稱先聖先師之合禮乎又前祭酒丘濬論曰后世尊崇孔子始夫漢平帝之世是時政出王莽姦僞之徒假崇儒之名以收譽望文姦謀聖人在天之靈其不之受也必矣惟曰先師孔子以見聖人所以爲萬世尊崇者在道不在爵位名稱也又曰夫自漢平帝追謚孔子爲宣尼公後世因謂孔子爲宣父又謂爲宣尼至開元又加文與宣爲謚然文之爲言謚法有所謂經緯天地者也孔子亦曰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以是謚之固亦幾矣若宣之爲言謚法之美者不過聖善周聞而已豈足以盡吾聖人之大德哉況唐末加聖人是謚之前而北齊高洋李元忠南齊蕭子良隋長孫賢之數人者固先有此謚矣天生聖人爲萬世道德之宗主稱天以誄之猶恐未足以稱其德

彼區區荒誕之稱汙下之見何足爲吾聖人之輕重哉又曰自古謚號必加以實字未有用譬喻之語者成之言出於尚書大成之言出於孟子成者樂之一終也孟子以樂之始終兼聖智之全譬喻孔子之聖兼伯夷伊尹柳下惠之清之任之和而時出之蓋假設之辭非眞實之德也加此二字於至聖文宣王之上固於聖德無所增益也臣觀孔子作春秋其意切切於華夷之辨毫髮不肯假借政恐後世夷狄或至犯我中國之分防微杜漸無所不至豈意奠楹之後千有八百餘年而有蒙古之禍也哉由是推之聖人之心臣恐其在天之靈必不之受也一章服臣謹按唐玄宗開元間詔追謚文宣王仍出王者衮冕之服以衣之宋眞宗祥符間加先聖冕服桓圭一從上公之禮冕九旒服九章宋徽宗崇寧間始詔用冕十二旒衮服九章金世宗大定間大成殿聖像冠十二旒服十二章朱熹語錄曰先聖本不當設像春秋祭時

只設主祭可也及按洪武年間新創南京太學止用神主不設塑像今國子監有塑像者不過因前元之舊不忍毀擲以此觀之冕十二旒衣十二章實因前元之舊非聖朝之制丘濬論曰臣按塑像之設中國無之至佛教入中國始有也三代以前祀神皆以主無有所謂像設也彼異教用之無足怪者不知祀吾聖人者何時而始爲像云觀李元瓘言顏子立侍則像在唐前已有矣嗚呼姚燧有言北史敢有造泥人

足以解俗

銅人者詠則泥人固非中土爲主以祀聖人法也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道而爲之郡異縣殊不一其狀長短豐瘠老少美惡惟其工之巧拙是隨就使盡善亦豈真如盛德之容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

國初洪武十四年首建太學　聖祖毅然的見千古之非自夫子以下像不土繪祀以神主數百年夷教乃革嗚呼盛哉夫國學廟貌非但以爲師生瞻仰之所而　天子視學寔於是乎致禮焉夫以冕旒

之尊而臨夫俎豆之地聖人百世之師坐而不起猶之可也若夫從祀諸儒皆前代之縉紳或當代之臣子君拜於下而臣坐於上可乎臣知非獨名分之乖舛而觀瞻之不雅竊恐聖賢在天之靈亦有所不安也或者若謂既已摶土爲之事之以爲聖賢一旦毀之以爲泥滓似乎不恭竊觀　聖祖詔毀郡邑城隍塑像用其土泥壁以繪雲山載在令甲可考也矧所塑者特具人形耳豈眞聖賢之遺貌哉程頤論人家祖宗影有一毫不類則非其人彼親見其人而貌之有毫髮不相似尚非其人況工人隨意信手而爲之哉臣惟文廟之在南京者固已行　聖祖之制今京師國學乃因元人之舊正統中重修廟學惜無以此上聞者倘有以聞未必不從今天下郡邑恐於勞民無俟改革惟國學天子臨視之所乞如　聖祖之制以革千古之夷教如儒臣宋納所云者誠千萬世儒道之幸仰惟　聖祖有大功於世教十數此其一也

發揚　祖宗之功烈亦聖子神孫繼述之大者一邊豆樂舞臣謹按唐開元間詔祀先聖樂用宮縣舞用六佾宋徽宗大觀間賜禮器一付內邊十幕全豆十蓋全　國朝成化十三年用禮部尚書周洪謨議詔增六佾舞爲八佾加邊爲十二前祭酒章懋論曰按國學之祭舊有十邊十豆故增爲十二邊豆蓋尊以天子之禮也郡縣之祭舊惟八邊八豆今增二焉止爲十邊十豆而已而通行天下謂之十二邊豆其說未明行禮者尚詳審之又夏寅曰邊豆增爲十二六佾增爲八佾臣當時論奏以爲十二邊豆八佾惟太學可行此　皇上所自祭也若十三布政司各府行之則祭禮僭矣蓋天子之禮所以用於太廟郊天古之諸侯唯杞宋王者之後得用先代禮樂他雖周公有大功魯用天子禮樂孔子亦不欲觀以其僭也況於今各府可用天子禮樂乎臣竊惟夏寅之論所以矯當時之失其曰天子之禮所以用於太廟郊天誠

然矣然推孔子敬天之心八佾十二籩豆之禮肯安
然享之而同於天乎魯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誠不欲
觀之矣然推孔子尊君之心八佾十二籩豆又肯安
然享之而同於天子乎一配享臣謹按自唐以前先
聖先師周公南向孔子東向坐至玄宗開元間始正
孔子南向之位顏回唐貞觀間詔配享曾參孔伋俱
宋咸淳間配享孟軻元豐間配享宋洪邁曰自唐以
來相傳以孔門高弟顏淵至子夏爲十哲坐祀於廟

堂上其升顏子配享則進曾子於堂居子夏之次以
補其闕然顏子之父路曾子之父點乃在廡下從祀
之列子處父上神靈有知何以自安所謂子雖齊聖
不先父食正謂是也又姚燧曰江之左進曾子子思
並顏孟別躋子張於曾子之舊由孟子而視子思師
也由子思而視曾子又師也子思孔子孫也弟子於
師孫於祖坐而語道者有之非可並南面燧知四子
已避讓於冥冥中不能一日自安其身一堂之上況

又祀無繇點鯉於庭其失在於崇子而抑父夫爲是學宮將以明人論於天下而倒施錯置於數筵之地如此奚以爲訓又熊禾曰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顏路曾晳孔鯉孟孫氏侑食西嚮春秋二祀當先聖酌獻之時以齒德之尊者爲分獻官行禮於齊國之前其配位亦如之如此則亦可以示有尊而教民孝矣又謝鐸奏曰學校之設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莫先於父子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奈何仍訛襲故以顏曾思三子配享堂上而其父則皆列祀廡下冠屨倒置有是理焉爲今之計莫若別於闕里立廟祀叔梁紇而配以顏路曾晳孔鯉諸賢如先儒熊去非之論庶幾各全其尊而神靈安妥也又前侍講學士程敏政奏曰自唐宋以來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坐堂上而顏子之父顏無繇曾子之父曾點子思之父孔鯉皆坐廡下臣考之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子之

所以爲教與諸弟子之所以爲學者不過明此而已今乃使子坐於上父坐於下豈理也哉若以爲此乃論傳道之功則自古及今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縱出於後世之尊崇非諸賢之本意臣恐於冥冥之中必有不安於心而不敢享非禮之祀者臣考之元至順三年嘗封顏無繇爲杞國公孟子之父孟孫氏亦嘗封邾國公臣愚乞下有司於各處廟學別立一祠中祀啓聖王以杞國公顏無繇萊蕪侯曾點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庶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臣又竊觀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孟氏之統始續則程朱之先亦不可缺況程子之父太中大夫封永年伯程珦首識濂溪周子於屬掾之中薦以自代而又使二子從游朱子之父韋齋先生追謚獻靖公朱松臨歿之時以朱子託其籍溪胡氏而得程氏之學珦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於洛松以不附秦檜和議奉祀於閩其歷官行已俱有稱述臣

愚乞將永年伯程珦、獻靖公朱松、從祀啓聖王、使學者知道學之傳有開必先明倫之義不爲虛文矣臣謹按　孝宗皇帝實錄載謝鐸所陳三事謂叔梁紇立廟及吳澄從祀事鐸與學士程敏政嘗言之俱以廷議不合而止一從祀臣謹按程敏政奏曰唐貞觀三十一年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庭蓋當是時聖學不明議者無識拘於舊註疏謂釋奠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之類遂以專門訓詁之學爲得聖道之傳而并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不可不考其行之得失與義之可否而釐正於大明有道之世也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隙之召爲秘書歷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殊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爲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爲正直所羞即是觀之則衆醜備於一身五經爲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言目爲經師使侑坐於孔子之庭臣不知

嚴從祀之典所以清聖門之汚亦是謹嚴

其何說也。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所鑄洪範五行傳、最爲舛駁、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爲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爲郎、不修小節、專一附會圖讖、以致貴顯、盖左道亂政之人也。王弼與何晏倡爲清談、所注易、專祖老莊、而范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爲王何之罪。深於桀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注風角等書、班之於孝經論語、蓋異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爲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懼何武劾之而自免、後爲傳士、毀武於朝、及子賓客爲盜繫獄、而武平決之、得不死、則又造謝不慚、先儒謂聖禮家之宗、而身爲贓吏、子爲賊徒、可爲世鑒。王肅在魏、以女適司馬昭、當是時、昭篡魏之勢已成、肅爲世臣、封蘭陵侯、官至中護軍、乃坐觀成敗。及毋丘儉文欽起兵討賊、肅又爲司馬師畫策、以濟其惡。若好人佞已。乃其過之小者。杜預所著、亦止有左氏

經傳集解其大節益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數饋遺洛中貴要紹人曰懼其爲害耳非以求益也伐吳之際因斫瘝之譏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凡此諸人其於名教得罪非小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轉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爲無功臣竊以爲不然夫守其遺經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蓋秦火之後惟易以卜筮僅存而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乎熄矣此其功之不可泯者以之從祀可也若融等又不過訓詁此九人所傳者耳況其書行於唐故唐姑以備經師之數祀之今當理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於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誦其詩讀其書亦將識其人而使之尚友也臣恐學者習其訓詁之文於身心未必有補

而考其奸諂淫邪。貪墨怪妄之迹。將自丼於效尤之地。曰先賢亦若此哉。其禍儒害道。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至於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若五人者、得預從祀、則漢唐以來、當預者尚多、臣愚乞將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褫爵罷祀、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各祀於其鄉、后蒼在漢初、說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戴聖等皆受其業、蓋今禮記之書、非后氏、則不復傳於後矣。乞加封爵、與左丘明等一體從祀、則僞儒免欺世之名。賢者受專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又曰、孔子弟子、見於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於孔氏、當得其實、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畫、又多蘧瑗、林放、申蕃、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殆未可據、臣考宋刑昺論語注疏、申棖、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

其實一也今廟庭從祀申棖封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淄川侯在西廡重復無稽一至於此且公伯寮愬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蟊賊而孔子稱瑗爲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記邢昺注疏朱子集註俱不載諸弟子之列秦冉顏何嶷亦爲字畫相近之誤如申棖申黨者但不同耳臣愚以爲申棖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遽瑗林放五人既不載於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祀若瑗放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瑗於衛祀放於魯或附祭於本處鄉賢祠仍其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亦庶乎名實相符而不舛於禮也又曰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司副楊砥建議請黜楊雄進董仲舒　太祖高皇帝嘉納其言而行之主張斯道以淑人心可謂大矣然荀況楊雄實相伯仲而況以性爲惡以禮爲僞以子思孟子爲亂天下以子張子夏子游爲賤儒故鄭子有荀卿過多楊雄過少之說今言者欲並黜況

祀宜也然臣竊以爲漢儒莫如董仲舒唐儒莫如韓愈而尚有可議者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論已多大約以爲僭經而不得比於董韓云爾臣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論其粹處殆非荀楊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然則程子豈私於通哉正因其言之粹者而知其非僭經之人耳朱子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通所及者然終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若覽觀古今之變措諸事業恐未若通之精到懇惻而有條理也至於河汾師道之立出於魏晉佛老之餘追今人以爲盛則通固豪傑之士也今董韓並列從祀而通不預宜爲缺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已詳大約以爲少著述而不得比於濂洛云爾臣亦請斷以程朱之說程子看詳學制曰宜

建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爲百世之法臣以爲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劉程子於瑗之生也欲致其與張邵並居於尊賢之堂其歿也乃不得與張邵並侑於先聖之廟其爲闕典甚矣況宋端平二年議增十年從祀以瑗爲首若以謂瑗無著述之功則元之許衡亦無著述但其身教之懿與瑗相望誠有不可偏廢者臣考之禮有道有德於教於學者死則爲樂祖祭于瞽宗鄉先生歿則祭於社若通瑗兩人之師道百世如新得加封爵使與衡同祀於學宮最得禮意謝鐸奏曰孔廟從祀之賢實萬世瞻仰所係有若龜山先生楊時程門高弟伊洛正傳息邪放淫以承孟氏不愧南軒所稱繼往開來吾道南矣實開臨翁之派雖其晚節一出不克盡從其言而新經之闢誠足以衛吾道而不預從祀之列臣竊惑焉又若臨川郡公吳澄著述雖不爲不

大節既虧
仅預從祀
是爲何禮

多行檢則不無可議生長於淳祐貢舉於咸淳受宋之恩者已如此之久爲國子司業爲翰林學士歷元之官者乃如彼其榮處中國而居然夷狄忘君親而不恥仇虜昔人謂其專務聖賢之學卓然進退之際不識聖賢之於進退果如是否乎如是而猶在從祀之列臣固不能以無惑況二人者皆太學之師於其廟祀黜陟之際尤不可以不正也舉人桂萃議曰嘗讀宋史有蔡元定者史曰朱熹疏釋四書及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參訂啓蒙一書則元定之稿又曰元定平生問學皆寓朱子書集又曰朱子論易推本圖書往往與元定往復而有發焉然則後朱熹皆受罔極之恩惟元定獨爲有功於朱熹者死可作朱熹之志可知矣更復考其所著成書有律呂新書皇極指要洪範解大衍詳說等篇昔我　太宗編輯性理全書指要新書固已採錄至於範數雖止入其子沉之所著者沉之所受則何自哉觀其命沉之言女

宜演吾皇極數而眞德秀又謂範數西山獨心得之沉之受於元定葢不由師傳而自得之也可知矣先王制祀以死勤事則祀之竊以元定葢亦勤斯道而竄死於古以死勤事者同所宜從祀臣謹詳敏政所奏率多正論可采弘治初曾奉　旨會議率爲沮格不行及按　孝宗實錄云鐸議吳澄不當從祀尚書傅瀚力詆鐸言爲謬又力稱前人之請爲有見不可遽易侍郎焦芳曰所謂前人者葢楊士奇也今天下方議其當柄用之際雖從祀大事猶能私庇其鄉人可又襲其非邪瀚竟引禮所謂凡祭有其舉之莫敢廢詩書所謂率由舊章監於成憲以文其說而於澄於宋事元之大節略不及澄遂仍舊從祀而鐸議皆竊論者謂士奇之以澄欺　宣廟非特私其鄉人而措意亦有在瀚不悟此則唯溺鄉里之私而不顧君臣之大倫正道統之攸繫乃據爲舊章成憲再不可議然則楊時奏黜王安石之配享當時安石豈無朝

命而配享哉特其命雖出自朝廷而事實由臣下阿私所親以誤朝廷而非天下之公議所以易之後世竟不以爲過也此豈橫私意於胸中者所能與哉臣又詳桂華之議蔡元定宜列祀典以協衆論之公也臣又按歐陽脩乃有宋一代人物未與從祀嘗觀其所著本論實有翊衛聖道之功蘇軾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配孟氏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夫韓愈既已從祀歐陽修豈可闕哉

品定先儒俱是只劉向尚有可原

廟議 全 商議真足千古

臣伏惟 皇上以大孝之心議尊親之典初因廷臣執論聚訟四年更 詔三遍蓋自漢宋以來之君所不決之疑至 皇上決之所未成之禮至 皇上成之真可謂洗千古之陋垂百王之法者也是以 聖

公之心事愈明

詔傳宣愚氓丕應蓋禮必如此然後合乎天理之正
即乎人心之安也茲光祿寺署丞何淵妄肆浮言破
壞成禮稱　獻皇帝爲所自出之帝請立世室列祀
太廟此何言也臣與廷臣抗論之初即曰當別爲
興獻王立廟京師又曰別立彌廟不干正統此非臣
一人之議天下萬世之公議也今何淵以　獻皇帝
爲所自出之帝比之今之　德祖請立世室比之周
文王武王不經甚矣　皇上聰明中正諒已察之茲
言也上干　九廟之威監下駭四海之人心臣不敢
不爲　皇上言之昔漢哀帝追尊父定陶共王爲共
皇帝立寢廟京師序昭穆儀如孝元帝是爲于紀亂
統人到于今非之今何淵請入　獻皇帝主於　太
廟不知序于　武宗皇帝之上與序于武宗皇帝之
下與　孝宗之統傳之　武宗序　獻皇帝于　武
宗之上是爲于統無疑　武宗之統傳之　皇上序
獻皇帝于　武宗之下又于繼統無謂何淵所請此

何言也如謂　太廟中不可無禰漢宣帝嗣昭帝後昭爲宣之叔祖史皇孫嘗別立廟未聞有議漢宗廟無禰者蓋名必當實不可強爲也如謂　獻皇帝廟終當何承臣謂由　皇上以及聖子神孫于　太廟當奉以正統之禮于　獻皇帝廟當奉以親私之禮尊尊親親並行不背者也先儒謂孝子之心無窮分則有限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爲不孝

皇上追尊　獻皇帝別立廟者禮之得爲者也此臣所以昧死勸　皇上爲之也入　獻皇帝主于　太廟者禮之不得爲者也此臣所以昧死勸　皇上不爲之也夫成禮則難壞禮則易伏乞　皇上念此禮大成原出　聖裁非由人奪何忍一旦遽爲小人所破壞邪

病痊陳奏　刪

臣欽奉　聖訓云卿性資剛速或傷於過宜思所以濟者以協恭輔朕贊理化機欽此臣切思太剛則折

宜濟以柔欲速不達宜濟以緩仰惟　皇上建中和之極敷錫厥福況臣在左右之列敢不日加佩服者乎抑稽之書曰同寅協恭和衷哉蔡沈爲之說曰君臣當同其寅畏協其恭敬茲　聖訓復示臣等當同其寅畏協其恭敬君治之師教之保愛之至千古所未見也但今人惟知協同之謂和衷而未明寅畏二字之義仲尼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寅畏之謂也孟軻氏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蔽邪謂之敬故寅可同也非寅不可同也恭可協也非恭不可協也故寅而同恭而協謂之和非寅而同非恭而協謂之同可也謂之和不可也仲尼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春秋傳曰和如羹焉酸苦以劑其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同如水焉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觀和同之辨則可以知同寅協恭之義言事君之道矣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虞人以非所招不往也將殺之仲尼韙之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

和同之義了然

章疏最愷切未知對君父切責之時宜少委曲

其元古之虞人能爲不同如此今之士大夫不能然者何也古者教化行而習俗美故雖虞人能之今者教化不行而習俗不美故雖士大夫有不能也古者日宣三德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當是時位必稱其德之大小故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故有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也後世資格之說行而位不稱其德之大小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限年躐級毋得踰越非負譴者皆有陞無降其庸愚沈滯者皆喜謂之聖書逮今爲甚夫資格可以待庸流不可以待才俊今之名爲才俊者率多庸流校祿俸爲深淺執歲月以要求循列卿位祈無負譴故軟熟之習成而平生之志喪無幾矣欲求人才之逮于古也不亦難乎夫爵祿者天下之砥石人君所勵世摩鈍也然欲教化行習俗美非皇上大有以鼓舞之振作之未見其可也漢劉梁曰得由和輿失由同起今在朝臣工位高者自知年數不足則曰

他日利害吾不及見也位卑者自知資望未及則曰今日謀議吾不得預也故一切怠緩悅從務相爲雷同旋進旋退無毀無譽國家無事之時夫既已如此矣有事之日將如之何夫有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必有臯陶伊傅周召之爲臣　皇上英明邁古仁義中正堯舜禹湯文武之君也但有君無臣爲可歎耳唐虞三代之治不可得而見矣今求之於其下有同心輔政如漢之丙吉魏相者乎有謀斷相資如唐之房玄齡杜如晦者乎有則　皇上宜必知之矣雖然自古至今未嘗借才於異代求之不可不廣知之不可不預苟得其人雖使卑踰尊可也疎踰戚可也

皇上若求之于今所知之者臣恐亦狹矣昔唐顏眞卿爲平原太守能急安祿山之變玄宗曰朕不識顏眞卿作何狀乃能如是使玄宗預知之以待李林甫者待眞卿則唐常可保開元之盛豈復有天寶之變耶夫知人則哲惟帝其難宋儒朱熹嘗推易陰陽剛

柔之義以爲觀人之法曰凡其光明正大疎暢通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爲威而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而麟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淟涊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琄細如蟣蝨如鬼蜮狐蠱如盜賊詛呪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觀人之法莫切于此臣既爲　皇上陳之矣孟軻氏曰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孔孟之言眞萬世久安長治之策也伏惟　聖明加之意焉